

山道弯弯



•7

谈 著

山 道 弯 弯

谭 谈著

责任编辑：高 彬

•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•

198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04,000 印张：6.75 印数：1——15,4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508 定价：0.56元

B178/20

矿工，和他的脚印

——代序

车文仪

谭谈同志的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，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期《芙蓉》丛刊发表以后，受到了全国各地读者的注目和欢迎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《小说月报》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分别于同年第六期和第三期转载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入《一九八一年中篇小说选》。甘肃、上海两家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。北京、上海、长春、珠江、青年、峨眉等十家电影制片厂纷纷准备改编为电影；西影捷足先登，已经搬上银幕。江苏、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在小说连播节目里播讲。江苏台还将其改编为广播剧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、浙江、安徽、沈阳等十八个省市电台也做了演播。许多剧团改编为地方戏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湖南日报》、《湘江文学》等许多报刊，纷纷发表评论文章。还有几百封信从全国二十七个省、市送到作者手里，对这个作品交口称赞。

这部作品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呢？
它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？

谭谈有一句话，叫做“努力在生活的矿井里掘进”。这话，太形象、太贴切了，它凝聚了谭谈的深刻体会，可以算做他的“座右铭”。

谭谈曾在煤矿工作了十一年。当过矿工，做过矿报记者，参加过井下的夺煤战斗，采访过不少英雄矿工。百里涟邵煤田，印满了他的足迹，涟邵三万矿工队伍里，他交结了不少知心朋友。他深深体会到：“生活的大地是富有的，埋藏着无穷无尽的文学艺术的矿石，他确信，“只有努力在生活的矿井里掘进”，才能挖掘出这些矿石，使它放射出灿烂的光彩。他认为，只有这条路，才是“学习创作的正道”。

但是，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愿走这条“正道”。他们不肯深入，整天整年地浮在上面，漂来漂去；有的还振振有词，编造了“理论根据”，向“深入生活”这个口号吐唾沫。他们“坐”在“家”里向“故纸堆”讨“生活”，编造故事。等而下者，甚至靠胡编乱造、猎取离奇情节来哄骗读者，靠追求低级趣味，寻求感官刺激来“吸引”读者，极个别的则把文坛当商场，拉关系，搞交易。不正之风是不是也袭击了我们这支被人们敬重的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队伍了呢？

谭谈同志却是一个踏踏实实、普普通通的劳动者。他艰难地跋涉在弯弯的山道上，留下一个又一个脚印。你如果迎面碰见他，看他的言谈举止，看他的性格气质，你绝不会相信他是一个作家，只会以为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劳动者，一个憨厚老实的矿工。

让我们也象谭谈那样“努力在生活的矿井里掘进”吧！这就是《山道弯弯》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启示。

所谓深入生活，实质就是深入群众，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，从生活的表面透视他们的心灵，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，诚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。谭谈说得很好，“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矿工的妻子，……他们讲不出多少大道理。但是，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心灵。……他们象一块块矿石，在我的眼前熠熠闪亮。”就是这种深沉真挚的感情，使谭谈塑造出了象金竹、二猛这样的既普普通通又闪闪发光的新人形象。

有些热心的读者天真地问作者：金竹是谁？她现在在哪里？生活得怎么样？谭谈，这位矿工，腼腆地笑了。他说：我原来工作的煤矿就叫金竹山。“金竹”，生活在煤矿千千万万劳动者中间，生活在他们的心里。

这“金竹”，从表面上看来，简直到处可见，

一点也不引人注目。但她们的灵魂却是美的，很美很美。这种美，只有深入到她们的灵魂深处，同她们有了共同的思想，共同的感情，共同的语言，成为她们行列中的一员，同她们心连着心，心贴着心，你才会发现，才会折服，你的笔才会顺畅通利地去歌颂她们，赞美她们。

现在，有的同志不是对有没有社会主义新人产生怀疑吗？这些同志认为，人，天生就是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的动物，什么崇高，什么自我牺牲，什么大公无私，舍己为人，纯属子虚乌有。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，只是为了自己，其它一切的一切，纯粹是心造的幻影。他们不承认有社会主义新人，也不赞成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任务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。

是这样吗？请看二猛。他，正如金竹说的，“是一块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金子，表面还粘着厚厚的泥土。有眼力的人，才能透过泥土看到闪光的金子。”大猛牺牲后，矿上决定从大猛的亲人中招收一人进矿工作，二猛首先想到的是嫂嫂，“该她去”。矿上动员干辅助工种的同志充实井下第一线，他又不顾未婚妻凤月的反对，毅然报名。金竹呢？她有自己鲜明的道德准则。这准则就是“人不能只为了自己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要尽一份责任”。“要多为别人想想”。她是这样想的，也是

这样做的，而且做得自自然然，顺顺当当。这样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，多象他们自己开采出来的煤炭啊！表面看来，黑古溜秋，十分平常；可是他们却燃烧着自己的生命，为人民发光发热。

让我们沉到群众的心灵深处，真正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光辉吧！这就是《山道弯弯》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。

在今天的中国，有光明面，有阴暗面，他们在较量，在斗争。阴暗面是支流，在一天天地消褪，但绝不会很快消褪净尽。光明面是主流，在一天天地光大，但也绝不会很快光照全球。这是一场持久战，艰苦复杂的持久战。金竹、二猛，象雨后春笋，在茁壮成长，在大群大群地涌现；但同时，恰恰在同时，那遗留着种种封建疤痕，处处为着自己，时时刻刻拨弄个人小算盘的“秃二叔”还活在人间，还象个阴魂似地在到处游荡；那受着资产阶级思想侵蚀，一心想着自己，满脑子铜臭气的“凤月”还很有市场，还有不少人羡慕。在这种形势面前，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，就应该对象金竹、二猛这样的光明面大唱赞歌，促其飞速发展壮大；对象秃二叔、凤月这样的阴暗面痛加批评，使其及早消亡。这是我们的责任、天职。我们的作家就应该挥动那生花妙笔，为我们的时代画出更新、更美的图画。

作家和作品，都是时代的产物，又都会影响时代的发展。但是，在时代面前，在光明面和阴暗面面前，却有两种立场，两种态度。一种，走在时代的前面，鼓吹光明，鞭挞黑暗，推动时代前进；一种，站在时代前进的对立面，为黑暗呐喊助威，对光明大肆挞伐，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可怜虫，最终必将为时代抛弃。让我们的同志都能认清时代，理解时代，为推动时代前进而烧几把火、加几两油吧！这就是《山道弯弯》给予我们的第三点启示。

要正确地、深刻地认识时代，理解时代，就必须学习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掌握好列宁所说的“唯一彻底的、唯一真正的无产阶级世界观——马克思主义。”不学习，就会成为盲人，成为“残废”，有眼无珠，有头无脑，就不能“冷眼向洋看世界”，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过失和错误。谭谈在这方面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，对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文艺理论的学习，是比较自觉的。这就使他在观察、分析生活和人物时，有了锐利的武器，使他能比较正确地认识时代和反映时代。

让我们也都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掌握认识时代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吧！这就是

《山道弯弯》给予我们的第四个启示。

谭谈同志愿意“在山道上跋涉”。他说：“从生活到创作，是作者要走的弯弯山道。我决心在这条山道上艰难跋涉，留下一个又一个深一点的脚印。”《山道弯弯》也是作者留在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脚印。这个脚印，方向是正的，是又前进了一步。谭谈同志，你就沿着这条“正道”继续前进吧，文学艺术的高峰就在前面。

从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到电影文学剧本《山道弯弯》，这是谭谈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脚印吧？这一步，有没有前进呢？前进了多少呢？在什么地方前进了呢？两部作品都收在这本集子里了，还有两篇有关的评论，以及谭谈自己的创作体会，请亲爱的读者自己用心去看，去做出判断吧！

山 道 弯 弯

她又来了。到公路旁边来了，到黑水溪边来了。晚风，梳理着她的头发。孩子，拉扯着她的衣角。浑浊的黑溪水，模糊地印下她的倒影。这是一个苗条的身影，一张秀丽的脸庞。

她徘徊在溪水旁，久久地凝望着前面的山和山间的路。山，青翠翠的。山顶山坳，复盖着绿竹。山名呢，也象这山一样秀丽、漂亮：翠竹峰。山坳间，有两条不同时代开拓出来的路。那攀山而上的，是古老的石板路；那曲曲弯弯的，是年轻的公路。不知为什么，她，是那样偏爱着那条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路……

—

这条古老的石板路，又清晰地展现在她的眼前。一块块被脚板磨得光滑滑、被煤尘染得黑浸

浸的石板，攀山铺展，叠级而上。山坳上，原先有一座古亭，那是先年间从煤矿挑煤下资江河去的脚夫歇息的地方，而今，变成了公社药场的场部，盖起了一栋在这一带看来是十分堂皇的红砖楼房；古亭已寻不到一点残迹。那古老的石板路的左边，一条年轻的公路，威威武武地、一个之字一个之字地冲山而上。汽车，撒着欢、拖着长长的灰尾巴在这山间公路上奔跑，都是拉煤的。

在这座秀丽、陡峭的山峰那边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煤矿。在那里，活动着她心上的人。今天，她背着三岁的欢欢，到这里来接他三次了。过了三次客车，都不见他从车上下来。有时，为了省点车费，二、三十里山路，他常常憋着傻劲，甩动两条腿走回来。今日里，那山间光滑的石板路上，也久久地见不到她熟悉的身影。

她的面前、脚下，流淌着一条小溪。溪水从哪里流来？又流到哪里去了？她不知道，没去考究。只见溪水夹着煤尘，翻着黑乎乎的波浪，漫过光滑的石块，拐过一个个急弯，无忧无虑、嘻嘻哈哈地向前奔去。欢欢什么时候挣脱了她的手，扑向溪边寻找自己的欢乐去了。

她什么时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漂亮的田螺壳，在手心里旋动着。目光，痴呆地望着转动的田螺壳。孩子离开了她，她也没有发觉。这时，

一抹阳光，透过云层，射到了她的脸上。这是一张二十七、八岁的少妇的脸。秀丽、端庄。一弯柳叶眉，衬托着一对丹凤眼。阳光，赠给她一脸油黑的健康肤色。那会说话的丹凤眼神，时而深沉，似乎在思索什么？时而不安，似乎在担心什么；时而欣慰，又似乎在等待什么……

“妈！妈！”

前面溪水中，传来欢欢痛苦的叫喊。她一惊，手中那光滑、漂亮的田螺壳滑落下来了。她连忙弯腰拾起，循声望去。只见欢欢站在溪水里，一只小手乱甩着。嫩嫩的手指上，吊着一只茶杯大的螃蟹。螃蟹那对小虎钳似的夹子，牢牢地夹着欢欢的一只大拇指，甩也甩不脱。

“哎哟，痛！哎哟，妈！”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！”她急忙向欢欢奔去。

“我去捉它，它咬我！”

在欢欢的哭嚷声中，她奔过去了。她一把将欢欢从溪水中抱上来，生着法子才把那只作恶的螃蟹取下来。欢欢的大拇指被夹破了，流着殷红的血。小欢欢在妈妈的怀里伤心地哭着。她一边替孩子包扎着伤口，一边盘问着孩子：“你去捉它做什么子呀？”

“给爸爸下酒呀！”欢欢止住哭泣，含着泪花，睁着大眼，天真地望着妈妈，“爸爸说过，螃蟹是

下酒的好菜。”

真象有一股蜜，注入她的心田。她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欢欢的脸上：“好宝宝，爸爸的好宝宝！”

“妈，我痛呀！痛呀！”

“认真听妈讲故事，手指就不痛了。”

“好，你快讲，快讲！”

她搂着孩子，在溪岸边选了一块草地坐下了。手，又不自主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个田螺壳。脚下，黑浸浸的溪水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来。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流去。她转动着田螺壳，望着面前这古老的小溪，理了理思绪，这样开口了：

“妈妈象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老奶奶就经常给妈妈讲这样一个故事。”

“妈妈，老奶奶是哪个呀？”欢欢打岔，问妈妈。

“就是妈妈的奶奶呀！你别打岔，打岔就听不好故事了。”

欢欢听话地点点头，摇着小手说：“你快讲，我不打岔了。”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山村里，有一个细伢子，十多岁的时候，就死了爹，死了娘。爹娘死了以后，他很勤快，每天清早起来，就下地去做功夫。到田里扯草呀，给麦苗松兜呀。或者，就提着粪

篲箕捡野粪。每天很晚很晚才回来。回来后，还要自己生火做饭。有时，他早晨煮好一天的饭，中午、晚上回来吃现饭。有一天，他下地回来，正准备吃早晨留下的冷饭。可是，掀开锅盖一看，哟，热气蓬蓬的，刚煮熟的饭。再一看，菜碗里，盛着热乎乎的新鲜菜，几个荷包蛋……”

“妈，哪个给他煮的呀？”欢欢听得很入神。这时，忍不住又打岔了。

“他也不晓得呀！”

“那到底是谁到他屋里来了呢？”欢欢着急地想马上弄清原委。

“第二天，他下地回来，屋里又是热饭热菜在等着他。他想，一定要弄清不可。下午，他扛着锄头出去，到煮晚饭的时节，他就收工回来了。扒到窗子边朝里一望，只见灶边，一个漂漂亮亮的妹子，正在生火做饭呢。”

“妈，那是谁呀？锁了门，她怎么进去的呀？”

“一个田螺精。”她说，将手中的田螺壳在欢欢面前晃了晃。

欢欢没注意妈妈手中的田螺壳，继续问她的问題：“田螺精是什么？”

“田螺长得很大很大，就成精了。成了精，就能变成人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要来为他煮饭呢？”

“她见他干活舍得用力，为人诚实，便爱上了他。”

“咯咯……”欢欢甜蜜蜜地笑了。一双快活的大眼睛，久久地看着妈妈。机灵的小家伙，在思索着什么呢？她手上提着的那只螃蟹，焦躁不安地舞动着它那对铁钳似的夹子，咬着捆它的稻草。

公路上，没有车叫；山径上，不见人影。眼睛望痛了，脚也站麻了。她拉着欢欢的手，在木板桥上走动。从桥这边走到桥那边，又从桥那边，走到桥这边……

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”欢欢瞪着大眼，问妈妈。

“矿上的工作忙。”

“那他今天会不会回来呢？”看来，小小的欢欢，也尝够等人的苦味了。

“会的。爸爸今天过生日呀！”

“你们大人也过生日呀？”欢欢偏着小脑袋，看着妈妈。

“傻妹子！大人，细伢，什么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日的。”

“那，它呢？”欢欢指了指被妈妈用稻草捆住了的螃蟹。

做妈妈的不知怎么回答自己的孩子了，一把将欢欢搂在怀里。这时，那山间公路上，一辆红

色客车开过来了。一声喇叭，震得满山响。她赶忙抱着孩子，向公路边走去。这是最后一班过路的客车了。她爸爸，该在这辆车上。

车停了，走下来三个人。没有他。最后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从车上闪下来了。这是这个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，欢欢的叔叔——二猛。他也是矿工，在社办小煤窑里当挑夫。这些社办小煤窑，还是原始的开采方法。煤，全靠一根弯扁担挑出来。他年方二十五，身材高大，壮实。但，三年的小煤窑的挑夫活计，却使他的背微微有点驼了。

“欢欢！嫂嫂！”二猛提着两瓶酒，一块肉，兴冲冲地走过来。隔老远，就大喉大嗓地嚷开了。

“叔叔！”欢欢从妈妈身上滑下来，迎着二猛奔去。

二猛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一把将欢欢抱起，就势往空中一抛，一只手将欢欢高高地举了起来。空中，立即爆发出欢欢清脆的笑声。

“哥回来了吗？”二猛放下欢欢，问嫂嫂。

她笑笑：“只怕是任务紧抽不开身吧？”

“没回？”

“叔叔，我还要举高高，我还要举高高！”欢欢围着二猛打圈圈。

二猛被欢欢缠得脱不得身，猛地发现了那只

被稻草拴着的螃蟹在地上挣扎，忙提起来送到欢欢面前，说：“快提回去，给爸爸过生日下酒吃。”

“我怕！我怕！”欢欢晃了晃自己那只被螃蟹夹伤的小手。

“勇敢些！”二猛把拴住的螃蟹递给欢欢，欢欢迟疑了一下，终于提过来了。

“兴许，他没有赶上车，走路回来。我从小路去接接他。”

二猛说着，把酒、肉等物交给了嫂嫂，转身踏上了那条古老的石板路。西斜的太阳，从云层里钻出来了。阳光铺满古朴、光滑的路面，照亮了满山的竹林。欢欢拉着妈妈的手，目送叔叔远去。猛地，她想起了刚才开过去的汽车，想起了还没有归来的爸爸，幼小的心灵，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扯到了一起，问道：“妈，汽车的爸爸在哪里？”

多么有味的问题呀！这叫她，这个山村少妇怎么回答得上来？她“噗”地一笑，轻轻地对欢欢说：“等会爸爸回来了，你问爸爸吧！”

说完，她提着二猛带回来为大猛贺生日的东西，拉着欢欢，离开了黑水溪，踏上青石板上坡道，朝那栋暮霭笼罩的矮小的农舍走去。